

WENZI GAIGE BITAN

文字改革筆談

DI-YI JI
(第一輯)



WENZI GAIGE BITAN

文字改革笔谈

DI-YI JI
(第一辑)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WENZI GAIGE BITAN
文字改革笔谈

DI-YI JI
(第一辑)

BEN SHE BIAN
本社编

* * *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90号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前拐棒胡同17号

新华书店发行 建工第一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9060·140 字数：80千
开本：787×1092 1/25 印张：4⁸/₂₅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册

定价：(7)0.40元

出版說明

在1957年整風初期的大鳴大放中，关于文字改革問題曾經有不少討論。有些人指出了文字改革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有些人由于对文字改革了解不够，因而表示疑慮。但是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乘机歪曲事实，对文字改革作惡毒的攻击。因此，1957年8月《文字改革》月刊創刊，就組織一次笔談，邀請各方面人士就這個問題發表一些客觀的意見，使关于文字改革的是非能够分明，工作得以改进。

約稿的时候，并曾拟了以下十个問題，供参加笔談的同志選擇和参考：

(1) 你認為汉字要不要改革？为什么？

(2) 对于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針：一方面整理和簡化汉字，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話，拟定和推行拼音字母，进行拼音文字的究研工作，你有什么意見？

(3) 汉字簡化工作所采取的原則是“約定俗成”，就是根据社会習慣，尽量采用群众已經通用的簡字，因势利导，逐步推广。对于这个原則你以為是否妥当？

(4) 对于目前在报刊上应用的 簡化汉字 你有什么意見？你認為汉字應該簡化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應該簡化得快一些，还是慢一些？

(5) 你認為目前推广普通話的工作應該怎样开展和加强？

(6) 你認為拼音方案在确定以后可以首先在哪些方面应用？

(7) 你認為我国采用 拼音文字的最大困难 是什么？这些困难怎样才能克服？

(8) 为了将来采用拼音文字，你認為目前急需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9) 你对于右派分子 对文字改革的攻击 有什么意見？一切贊成

文字改革的人应当怎样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10)其他有关问题。

现在本社把这些文章彙編成冊，共兩輯。这一輯所收的是發表在《文字改革》月刊8—9月号上的文章，共26篇。文章先后按原来發表的次序排列。

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月

目 录

出版說明	(1)
文字改革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	老 舍 (1)
談汉字改革	叶聖陶 (3)
汉字一定要改革	朱学范 (8)
汉字改革是絲毫沒有疑問的	周建人 (12)
略談文字改革	許广平 (15)
一个外行的意見	严文井 (18)
讀了《一位生物学家对文字改革的意見》以后 (附:《一位生物学家对文字改革的意見》)	岑麒祥 (21)
关于文字改革的兩個問題	高名凱 (29)
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会引起“天下大乱”么?	馬学良 (36)
文字改革笔談	黎錦熙 (42)
从文字和語言的关系說起	吕叔湘 (48)
汉字必須加以改革	郭沫若 (54)
我对汉字改革的看法	蕭 璋 (55)
对文字改革的一点意見	林礪儒 (60)
决不允許右派分子破坏文字改革	吳研因 (62)
关于汉字改革問題答問	潘 菽 (67)
片段笔談文字改革	曾世英 (69)
目前进行的文字改革工作是正确的	周新武 (74)
徹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所进行的惡毒 攻击	梁东汉 (79)
駁斥右派分子反对文字改革的謬論	胡庶华 (82)

中国文字應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

反对党的領導是錯誤的！	唐 蘭 (84)
拥护文字改革，希望早日实现拼音化！	黃 乃 (88)
文字改革决不会得不偿失	姜椿芳 (93)
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問題	李平心 (97)
决不允許右派分子在文字改革問題上向党进攻	那 狄 (99)
文字改革要从六亿人民的需要出發	刘長胜 (101)

文字改革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

老 舍

一 要不要改革汉字？

一定要改革！

汉字难認难記难写，極难掌握，这大不利于知識的傳播与人民文化的提高，也就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設。

改革汉字不是取消汉字，用不着大吃一惊。

文字改革是我們的社会主义集体事業之一。是使广大人民便于学习好呢，还是只为滿足少数人的保守主义而原封不动好呢，应当首先辨別清楚。

沒有人攔阻專家去研究甲骨文字，但專家也不該阻碍 汉字簡化与試行拼音文字的运动。研究甲骨文字是少数專家的 工作，簡化汉字与試行拼音文字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

二 簡字真不好認嗎？

有些知識分子看慣了未經簡化的汉字，对簡化字没什么好感。他們說，簡字不易認識，他們反成了文盲。这說得不正确。

汉字簡化的原則是“約定俗成”，并不乱事“創造”。認識汉字的人本来就認識“欢”“义”等等簡字，而且也常常写 这些 簡字。这些簡字對他們并不生疏。

有少数簡字的确難認一些，如“坐”“灭”等。可是，知識分子稍微动动腦筋，便不难猜到它們是什么字。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知識分子似乎也該稍稍动动腦筋吧？千千万万小学生愛“坐”“灭”，而不愛“塵”“滅”。为什么少数知識分子却說“坐”“灭”不好認，并因此而否

定汉字簡化的工作呢？难道他們不該为千千万万小学生去想一想？

我們不大習慣的新事物，看起来总有些不順眼。但是，只要它有利于多数人，不順眼也应变为順眼。少数人不应借口不順眼而反对有利于多数人的新事物。

最初我也不認識“尘”与“灭”。但是，稍一留心就認識了它們。它們并不像学篆書那么困难。有的知識分子耐心地去學習篆字，而說簡字难識，似乎有点奇怪。認識它們以后，“尘”与“灭”就成了我的朋友。我不再喜欢写“塵”与“滅”——費事。

我欢迎簡字，千千万万小学生与文盲欢迎簡字。少数風雅之士不欢迎簡字，好吧，圖書館里有的是古書，誰攔着你們去閱讀呢？因愛讀古書而冷言冷語地破坏汉字簡化的工作与运动，可不應該。你們好古，大多数人可是拥护有利于社会主义發展的事情。

談 漢 字 改 革

叶 聖 陶

一

我認為漢字需要改革。

單就已經認識漢字用慣漢字的人着想，改不改都無所謂。可是咱們小學里每年有大量的新入學的兒童，咱們中間又有大量的文盲。為這兩大批人着想，漢字就非改革不可。

這兩大批人要用漢字。漢字難認難寫，改得容易認些，容易寫些，就節省了這兩大批人的精力和時間。所以漢字改革是關涉到多數人利益的一件大事。有些人不贊成漢字改革，說出種種理由，可是他們往往忽略了多數人利益這一點。在社會主義的社會里忽略多數人利益，這是不妥當的。

要使學習漢字的人充分節省精力和時間，最好讓手寫體跟印刷體完全一致，退一步說，必須做到基本上一致。漢字的結構和筆畫改得簡單了，學習的人眼睛看見的印在書報上的是這麼一個字，他自己手里寫的同樣是這麼一個字，請想一想，這省掉多少記憶和辨別的工夫？現在書報上應用一批簡化漢字，據我的了解，就為這個緣故。一些久已用慣漢字的人覺得這大可不必，有人說這樣就攪胡塗了，要特別動一動腦筋才看得下去了。不知道這完全是就自身着想，沒有為前邊說的兩大批人着想。這兩大批人一開頭就認簡化漢字，他們看書報是不會攪胡塗的，不需要特別動一動腦筋才看得下去的。他們對於簡化漢字，只覺得認也方便，寫也方便。

二

我認為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針是正確的。

为什么要整理汉字，简化汉字？因为咱们要用它，要普遍地用它。可是汉字难认难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工具。把它整理，去掉繁复，把它简化，做到便易，无非要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好的工具。

更好的工具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跟语言直接联系，用来表情达意更见亲切。

拼音文字虽然是更好的工具，可不能说用就用。我国各地方言纷歧，普通话还没有普遍学会，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种种原因，研究的人已经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总之，要用拼音文字，必须在许多方面下研究工夫，做准备工作。

推广普通话这件事就是为拼音文字打基础。绝大多数人能说普通话了，拼音文字就可以“定于一”，照普通话拼，大家能认能念。当然，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不仅是这一个，对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广普通话也有极重大的意义，极迫切的需要。

至于拟定拼音字母，推行拼音字母，作拼音文字的研究，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三

我认为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是妥当的。

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要“体”不要“體”，要“众”不要“衆”，谁都同意，谁都觉得方便。

“约定俗成”的同音代替也可以酌量采用，如“斗争”这个词里的“斗”，“豆付”这个词里的“付”。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别的原因不必说，只说这样做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就够了。

既然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咱们应该随时宣传，劝告大家不要随便创造简体。随便创造简体，自己写的时候固然方便，人家看的时候可不方便了。文字不是个人独享的东西，必须大家通用才成。当然，只预备自己看看，不预备写给人家看的，那就简成任何形状

都可以。

四

对于这个問題，我想應該就前边所說的兩大批人来考虑。這兩大批人必需認識的那些字簡化到什么程度，报刊上，还有兒童讀物上，通俗書籍上，就該簡化到什么程度。为他們的方便起見，如从“門”从“馬”从“言”（在左旁的）的字，部首都都可以簡化。

五

普通話在小学中学里推广，已經取得成績。各級师范学校必須特別注意，要做到凡是畢業生都能說普通話，因为他們要到各級学校去当教师，主要靠語言跟学生打交道，直接影响学生的語言。

宣傳工作还要加强，而且要經常地广泛地宣傳。各說各的方言为什么不好，对于社会主义建設有多少不利，要使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够体会，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利用口头、書面、电影、广播种种方式，深入浅出地有理有据地說明这些道理，才能逐渐使多数人相信，并且行动起来——打定主意学普通話。

六

拼音方案确定以后，凡是需要标明普通話語音的文篇，我以为都可以应用。如語文課本教学指导書里的課文部分，普通話的广播教材和函授教材，都可以一边印汉字，一边用拼音字母拼音，兩相对照。拼音当然不是逐个逐个字拼，必須逐个逐个詞拼，換句話說，不是按字拼，必須按詞拼。这样，教的人学的人都可以念准普通話語音，这是个好处。还可以試驗拼音文字怎样合式，怎样不合式，研究拼音文字的合理途徑，这是又一个好处。

七

我不說最大困难，只說困难之中的一点。

現在大家写的文章，大多只能用眼睛看，不便于用耳朵听。按写在紙上的汉字看下去，根据字形了解意义，可以完全看懂。可是不看文字，光听念出来的声音，有的地方要特別动一动腦筋才听得懂，有的地方竟可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没有养成写文章必須結合口头語言的習慣，还没有养成完稿之后自己念給自己听听的習慣。这样的文章是不适宜用拼音文字写的，如果用拼音文字写，也許隔了十天半个月，作者自己看也有些模糊了。

上边說的，我認为是困难之中的一点。解除这个困难，凡是动笔写文章的人都有份，大家勉励自己，無論写什么必須切合口头語言。大家都这样做，成为風气，就为采用拼音文字創造良好的条件。

再說一句，拼音文字虽然也是用眼睛看的文字，可是根基在声音，所以必須切合語言。

八

前边說过兩点，一点是推广普通話，又一点是大家勉励自己，無論写什么必須切合口头語言，这两点都是为采用拼音文字作准备。

所謂口头語言当然指普通話。普通話不仅就語音而言，还包括詞彙和語法。如果口头語言里掺杂着許多方言的詞，掺杂着大同小异的方言語法，即使語音很准确，也还不是純粹的普通話。

拼音文字要拼純粹的普通話。理由很明白，一来要使大家都懂，尽量消除隔閡，二来要給語音、詞彙、語法定个标准，做到語言规范化。因此，除了拟定拼音方案以外，还得在詞彙和語法兩方面下工夫研究。哪些詞在普通話范围之内，哪些詞不在，怎样的語法結構在普通話范围之内，怎样的語法結構不在，咱們現在还不太清楚。語言工作者應該担負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当然要根据历史和学理，尤其要切合目前和將来的实际。研究的成果固定在詞典里，作为大家的依据。

我所說的这点意思其实包含在推广普通話之内，是推广普通話必需做的工作，同时是采用拼音文字的准备工作的。

九

右派分子攻击文字改革,目的跟他們攻击农业合作化、一切工作計划化一样。凡是党和政府規定和号召的,对社会主义建設对人民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有利的事業,他們都要攻击。咱們應該認定这一点,严正地駁斥他們。

文字改革的問題很多,对于各个問題,当然要深入地研究,充暢地辯論。参加研究和辯論的人越多,文字改革的成績越好,这是不必多說的。

汉字一定要改革

朱学范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时候，猖狂地从各个角落向党施放毒箭。在文字改革这一问题上，他们也無中生有地故意歪曲事实，恶毒地诬蔑党的领导。试看章伯钧和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一吹一唱地说些什么。他们说文字改革只由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要不要拼音”；“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抹煞事实为他们妄想篡夺党的领导权找“资本”。我们姑不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提出，本来就一再说明是作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时使用的，它本身并不是拼音汉字。在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上，党和政府从来没有阻止谁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别有用心地借题发挥，企图达到他们的政治阴谋，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我们相信，中国文字改革问题，通过充分的酝酿，广泛地讨论，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汉字需要改革，是许多客观事实所证明了的。当然，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必须非常慎重，不能草率从事。但是这不等于汉字就不要改革。汉字需要改革的理由是很多的，这里我不想多说，想仅就电报通信方面，提一点意见。

作为一个邮电工作者，我认为我国的汉字一定要改革，它的改革方向，并且必须是拉丁化拼音。

从1883年中国开始有了电报通信以来，在这七十多年间，始终不能很好解决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汉文电报不能直接傳遞，它需要經

过电碼翻譯的程序。除了从事譯电工作的人而外，一般人收到一張未經翻譯的电报，都不能直接讀出它的內容。为了解决这个問題，不知多少人費了多少心思。但是几十年来，仍旧不得不借助于“四碼制”——一个汉字用四个数目字来代替，傳遞到对方后，再由数碼譯成汉字。这种需要依靠四个数碼來傳遞的汉文电报，它的缺点是很严重的。

电报，是以电流的速度通过机械傳遞文字，是一种非常迅速的通信工具。本来应该为广大人民所乐于使用的。可是我国电报不能直接傳遞汉字，收到之后不能立即看懂，这就約束了人們对它的利用，使它不可能广泛地發展。因为电报須經翻譯，不如電話簡捷，人們就尽可能使用電話少用电报。我国現有的設備，在一条綫路上通过載波机的裝置，可以利用一条電話电路同时收發十二路电报，在設備利用率上，电报远远超过電話。現在因为电报得不到广泛發展，無形中影响了設備力量的充分發揮。

我們是四碼电报，收發双方都需要經過一道翻譯的工序。这道工序，大大影响着电报傳遞的时限。按照一般譯电人員的工作熟練程度，每分鐘約可抄譯电文十个字；假如平均每份电报三十个字，那么一万份电报积累起来就得五百小时，收發双方加起来就是一千小时。为了翻譯电报，邮电局就需要配备大量的譯电人員，在人力上是一項很大的耗費。四个数碼所組成的汉字电碼在外形上毫無可以联系和想像的地方，譯电人員要熟悉电碼所組成的汉字，就只能死記。几千組汉字电碼全靠死記，是需要很長时期的，像小孩子識汉字一样，要花費好几年功夫才行。正因为四碼电报在外形上和汉字毫不相像，因此無論是發报人、譯电員或是报务人員在書写上或是操作上只要偶一不慎四个数碼中錯了一个，就可能鑄成一個不可挽救的大錯。本来电报通信的最大特点和要求，在于“迅速”和“准确”，而汉文四碼制电报，恰恰减弱了这一根本願望。

我們也不能否認，四碼制也有它某些优点，特別是它解决了汉字不能在电报上直接傳遞的問題，但它所存在的缺点是很多的。这些缺

点并不能归咎于四碼制本身，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是个体方块字的关系。因此，我們說电碼的出路，只能是文字走向拼音化。

有人說，汉字不改革，用傳真电报也能解决四碼問題。这是脱离实际的想法。傳真电报是用相片收發的，用来傳遞照片、圖表或是書寫真迹是好的，傳遞普通电报則不尽相宜。一張普通电报如用傳真傳遞，首先必須用人工抄写或者打印工整清晰的字体然后才能發出。工序繁复，費时費力。而且傳真电报只能在電話电路上傳遞，一路傳真得占用一路電話电路，正如前面所述，文字电报通过載波設備可以利用一路電話电路同时傳遞十二路电报，傳真則不能。兩者相比，在成本上悬殊極大。同时，傳真电报的机械設備非常复杂，技术要求特別苛刻，只有具备一定物質条件的大城市才能使用。我国現在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汉口四处裝有这种設備。今后的相当时期內即使發展也仅能限于少数大城市，我国幅員如此广闊，要使傳真电报在所有城市甚至乡村使用，达到今天文字电报这样普遍程度，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邮电工作者多少年来一直向往着有一天汉字改成了拼音文字，那該多么理想。去年二月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消息到来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它給邮电工作者極大的鼓舞。这些日子以来，邮电部門以非常关切的心情参加了方案草案的討論，并且密切注意着方案的最后决定。因为它和邮电工作的利害关系实在太深切了。

汉字需要改革，是六十年来大家一再討論着的问题。汉字走向拼音化，是許多人的願望，并不仅限于邮电部門有此迫切要求而已。正在研究中的拉丁化拼音方案，虽說还不是正式文字方案，而且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是我們殷切地盼望着这一草案能够經過修改早日确定下来。

我們对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除了个别細节)所以表示贊同，是因为它給我国文字改革創造了第一个条件，使汉字有可能走向拼音化，还因为这一草案是采用了世界